

冰山主人

高发元 主编
西仁·库尔班 李永胜 著

塔吉克族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世纪中国
民族家庭实录

20 世纪中国 民族家庭实录

冰山主人 塔吉克族

高发元 主编
西仁·库尔班 李永胜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冰山主人: 塔吉克族/西仁·库尔班, 李永胜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3. 12

(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高发元主编)

ISBN 7-222-03875-2

I. 冰... II. ①西... ②李... III. ①塔吉克族—概况—中国 ②塔吉克族—家庭生活—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20世纪 IV. K28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6113 号
.....

本书图片均由西仁·库尔班提供

责任编辑: 冯 琰 龙宝珍

装帧设计: 鞠洪深

责任印制: 洪中丽

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

书 名	冰山主人 (塔吉克族)
作 者	西仁·库尔班 李永胜 著
出 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大学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ynrm. peoplespace. net
E-mail	rmszbs@public. km. yn. cn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2.5
字 数	40 千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排 版	云南里程制版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云南国防印刷厂
书 号	ISBN 7-222-03875-2
定 价	560.00 元 (共 56 册)


尊敬的读者: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总 序

高发元

大约在 110 年前，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公开断言：“印第安人部落民族文化生活在美国文明的影响下正在日渐衰颓，他们的技术和语言正在消失，他们的制度也在解体。今天还可能容易搜集的事实，再过几年之后即将无从发现。”为了纠正自己的学术视角，也为了解决一个代言人的资格，他做了原住民部落的养子，他破译了鲜活的原住民生活之谜，并对那里的文明进行了透彻的阐释。然而，非常不幸，摩尔根的预言在今天的美国已经成为活生生的事实，古印第安文明已成为历史光辉的绝唱，美洲大陆的主人印第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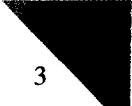
人只能在保留地，在白人文化的覆盖下喘息，那些印第安青年人为标明自己的印第安身份，在村寨旁竖一根图腾柱，或在衣服上画一只乌鸦，只有这么一点干巴巴的文化了。他们的语言、宗教、习俗都已灰飞烟灭，辉煌的传统文化成为遗留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梦，一个冷冰冰的梦！或许成为一个永远无法破译的遥远的梦境。今天人们要理解印第安文化，只能去读一读《古代社会》，万幸摩尔根还给世人留下这么一道暗夜中的星光。

又一个世纪结束了，新世纪已经降临。全球性的新技术革命日新月异，新的商业文明席卷着每一个角落，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网络的革新，使人感叹地球成了一个村庄，那就是“地球村”。世界正处在一个从未有过的大冲撞、大调适、大突变和大融合之中，难免有浮躁、阵痛、裂变。在这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时期，如果抓住了机遇，就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否则，就会失去自己，也就可能会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上。



(一)

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记下了他采访一位部落首领的经历，那个首领告诉他：“起始之初，上帝赐给每人一只杯子，杯里装着泥土，他们从杯中吸取生命的养分。他们都浸泡在水中，但他们的杯子各不相同。现在，我们的杯子已经破碎，它已消失无踪了。”我们的杯子破了！这可以说又是一个黑色的箴言。他说的是，与生命本身，与他的民族的信仰、价值相关的整个结构的坍塌。也许，他们的杯子破了之后，会有其他的杯子替换，但是，所盛的生命之水已经丧失，无法弥补了。今天，有许多专家、学者在呼唤人文精神的复归，也有人在大声疾呼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就在四年前，丽江大地震之后，有纳西族学者断言：“房屋坍塌尚可重建，文化消亡无从复活。纳西东巴文化已出现断层，21世纪很可能再没有东巴。”不注意保护，过度的开发，掠夺式的经营，已使各民族的文化都在出现断层，每天都在流失。仅仅是呼吁、呐喊，已经无济于事，只在书斋里



研究，没有办法留住正在失去的文化。多年前我们曾尝试一种做法，我们主张走出书斋，关注世纪之交纷繁复杂的社会人文事实，到带着泥土味的民间田野去。真实的知情者就是生活者，从生活者那里采撷留下沾满了尘埃、染满了烟草味的第一手资料，主张脚到、手到、心到，用生动、真实、传神的文字及图片，留下我们的所见所闻，包括正在发生着的变迁。因为我们无意于做某个民族的救世主，我们也不可能把所有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淋漓尽致地写透，我们只能选择一扇极小的窗口来透视，至少把我们的见闻留给后人；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几年前，我们撰写出版了中英文两个版本的《云南民族女性文化丛书》，获得成功，书中描述的是云南 26 个民族女性角色，也是由男女两性为基本要素构成的家庭的一半。今天，我们又从中国 56 个民族中，各选择一个家庭为对象，撰写约 300 万字的《20 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这是过去工作的继续和发展。我们相信，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或对一段历史的评说，会带有时代的印迹和个性倾向，但对一个家庭的真实记录却可以作为永恒的参照。这套书不是家庭史、不是家庭回忆录，而是以记者的敏锐捕捉沉落的



素材和细节、以学者的功底去观察分析、以作家的手笔去抒写出的发生在一个个民族家庭中真实的人和事，将深奥的、理性的学术观点，隐藏在寻常道白之中，让读者在欣赏故事中了解人类学的知识、生活的内涵及社会的发展变迁。


(二)

实际上，中国的少数民族，除了很少一部分有文字记录着自己的历史文化外，绝大多数民族并没有自己的文字，许多历史文化是通过口头传承而进行，这也可以说是该民族的一种口头实录。他们的传统文化骨血、文化根脉，是通过一代代人像传递接力棒一样传记下来的。无论是历史、宗教还是对自然的认识，无论是道德、伦理还是思想体系，都是通过记忆来完成的。歌谣、故事、传说是他们记录历史、传播知识、表达思想、交流情感的工具。这些歌谣、故事，也只能属于这样一些大自然的子民——他们在广袤的大地、浩瀚的海洋、茫茫的雪域、苍凉的沙漠、雄峻的高原、深邃的峡谷、平静

的草原之中，从那里诞生了凝结着浓浓生活情、深深历史恋的歌，诞生出生存方式和对世界的理解，那些歌不是唱出来的，是流出来的。

就以“我们从哪里来”这样一个关注人类自身命运的问题而论，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答案。有许多民族，诸如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彝族等民族都有一部部自己的迁徙史诗。在那一条条跋山涉水的遥遥路途中，留下了血和泪，留下了子孙，留下了爱情，也留下了关于生与死的歌唱。每到月明星疏时，那些飘逸而高远的天籁之音牵动着人们的心魄，在历史弯弯曲曲的河道上徘徊、辗转，使人们觉得星球和宇宙也同样在长途跋涉。

众所周知，许多民族是以“听觉文化”而不是以“视觉文化”作为文化特征的。他们无不以口述的神话、传说、故事，同步入发达社会的大众传媒为交流工具的现代文化相区别。那些为整个民族所共有的创世神话、部族起源、英雄史诗，包括民间故事，都是这个民族对世间万物（包括自己）的理解、解释，可以说是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一种集体意识的“隐形文本”，有人说那是一笔“无形的文化资产”。譬如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



尔》、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崇搬图》、佤族的《司岗里》等等，几天几夜的说唱吟咏中，贯穿着一种不可遏制的生命意识，一种颤栗心魄的诉说欲望，一种难以表达的交流渴望，那里面有诗、有歌、有吟诵、有感叹，里面灌注着大地的年轮，是生命的记录，是道说不尽仍要说的“天问”。这些丰厚的文化，珍贵的史实，将在《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文本中得到体现。既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那我们就从细胞着手，来窥视每个民族，窥视整个社会，从中甚至还能串起整个民族历史的链条。相信再过十年、二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同一个作者再写同一个家庭，那时，感慨的可能不仅仅是作者了。如果我们把遗落在岁月流沙中的珠子一粒粒捡起，用家庭生活这根丝线穿好，结成一串，那么，历史，或者说正在发生的历史、以往的岁月、变迁中的心迹、文化的消失或另一种文化的诞生，不都在里面了吗？

我们正在努力这样做！

(三)

有一位印第安作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名为《寻回被盗去的声音》，文中说：“我不认为只有印第安人能写印第安人。但是你们不能偷走我的好事然后把它说成是你们自己的。你们不能偷走我们的精神然后把它说成是你们的，这是北美洲的历史！被盗走的财富、被盗走的生命、被盗走的梦想、被盗走的灵性。如果你们的历史是文化统治的历史，你们必须认识清楚并且对这段历史讲真话。”这位作家所谈的关键是一个阐述权的问题。就以美国为例，我们常常看到许多形成固定模式的“西部故事”，在这些作品中，不难看到大量对印第安生活的叙述，是完全从白种人的文化视角去衡量的，所以，得出的结论不会是公允的、客观的、真实的，这就涉及到一个视点及文化心态的问题。我们知道，人类学是通过著述文化来促使不同文化或学术间相互理解为基本出发点的，由于独特的田野工作性质，其真实性应该是它的生命，作为研究对象的不应该是“生物人”或者“数字人”，不



是标本和数字化的存在，而应该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社会人，这就要求作者要站在当地人的立场叙述当地人的生活，而不是照搬一种模式，或是“先入为主的框架”。所以，在这套丛书中，有不少是本民族的作者写本民族的家庭，甚至还有一些作者直接就写自己的家庭，写得很精彩，写得贴近生活的本真，从心理、文化、情感和细节的掌握上，是别人无法替代的。作者的文化背景及思考贯穿于字里行间，我们从中看到的是隐藏在文字背后的许多文化积淀，这就避免了以往人类学作业中出现的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触而不觉的弊端。这些作品中，作者的叙述是真实而客观的，文字是朴实而有感觉的，材料是第一手而原汁原味的。我们说过，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是对一种人类学文本的实验。我们相信，只要是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只要我们真实地记录了、思索了，就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被湮没，至少会留下各民族家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轨迹。

目 录

包仑家庭居住地的地理与人文环境·····	1
包仑家庭现在的人口结构·····	5
包仑家庭形成的历史及其变迁·····	9
包仑家庭主要成员简历·····	15
家长制的大家庭·····	18
分家习俗和遗产分配·····	20
家务分工、职责范围和管理方法·····	23
生育、取名习俗及子女教育·····	26
妇女的地位、责任和关系·····	31
经济发展状况·····	34
见面礼、问候礼和告别礼·····	38
待客礼俗·····	40
割礼与剪发礼·····	41
撒面粉互示祝福·····	42
交友习俗·····	44

起居习俗	46
饮食和服饰习俗	49
婚恋习俗	53
宗教信仰	62
附录 家谱	64
后记	65




包仑家庭居住地的地理与人文环境

包仑家庭的居住地叫做瓦尔西迪，位于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塔什库尔干乡。瓦尔西迪是塔吉克语，意思是“水草丰美之地”。1958年公社化后，这里成了塔什库尔干乡的一大队；农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又改为塔什库尔干乡瓦尔西迪村。它是塔什库尔干乡最大的一个行政村，村委会下辖四个村民小组，有200多个自然家庭和1600多人口。该村的农业以种植小麦、青稞、豌豆、油菜和其他蔬菜为主；牧业以放牧牛、羊、牦牛、马、骆驼和驴为主。

瓦尔西迪村位于塔什库尔干河西岸，它既是一个自然村，又是一个行政村。该村东部是塔什库尔干县第二大草场——阿拉尔草场，塔什库尔干河穿过其中。这条河在我国史籍中被称作“徙多河”，古时，当地居民将此河称为“西突河”（意即冰河）。村东还有塔什库尔干古石头城遗址。古石头城曾为汉代

“蒲犁国”，唐代“竭盘陀国”和清代“色勒库尔回庄”的都城，一直是这一带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枢纽。村北面有香宝宝古墓，它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其年代当在公元前5~4世纪，即我国春秋战国时期，距今约有2500年到4000年的时间。村北与提孜那甫乡毗连，村西是兴干河谷，这条河为瓦尔西迪村和提孜那甫村提供各种用水。这里很早以前就有了灌溉农业，《宋云行记》记载：“人民决水以种，闻中国田待雨而种，笑曰：天何由可共期也。”这里还有最古老的拜火教的寺庙“阿塔西卡旦”遗址和伊斯兰教麻扎“夏艾利亚”及“兴干白骏马”遗址。该村有一片放牧的草原叫“喀喇曲库尔草原”，以优质品种“当巴什大尾羊”而著称。总之，瓦尔西迪村自古以来就是塔什库尔干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我们的调查对象包仑一家居住在瓦尔西迪村一个叫“达布达尔”的地方，此地正处在中巴友谊公路的旁边。包仑家和另外两个家庭在一个较大的围院中是邻居，这三个家庭同属一个家族，原先是一家人，后来分开了，这三个家庭居住的院落占地面积2500平方米。



包仑家的周围还有十几个家庭，他们都属于这个家族。这个家族是瓦尔西迪村最古老的居民。18世纪前他们还居住在瓦尔西迪村一个叫“塔吾”的地方，因而被称作“塔吾人”。18世纪初，他们迁居到了现在的达布达尔，尽管如此，直到现在人们还是称他们为“塔吾人”。“塔吾人”不仅在瓦尔西迪村、就是在整个塔什库尔干县也是极有名望的家族。这个家族历史悠久，社会影响广泛，曾经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及政权事务。该家族中一个叫尼亚孜巴依的人曾经是19世纪30年代塔吉克民族英雄，是当时的色勒库尔阿奇木伯克库尔察克手下的参事。另一个叫提勒巴依的人曾是19世纪80年代色勒库尔回庄的行政官员，他们二人是一对表兄弟。

这个家族中当代最著名的人物当属达菲达尔了。达菲达尔的父亲叫伯合西，伯合西和提勒巴依是米尔巴巴和巴依巴巴两兄弟的儿子。达菲达尔和提勒都跟随依克木哈孜（从塔吉克斯坦的则巴克迁来）学习过经文。达菲达尔不仅通晓经学，而且曾多次游历塔什库尔干及其周围地区，对那里的地理历史有深入的了解。金树人（30年代曾统治新疆）时代曾在库格西鲁克、阿勒米力克等乡担任伯克官职，解放后成为统